

一天忽发奇想,用一堆木头在阳台上搭一座木屋,还将剩余的板子钉了几只方形的木桶,盛满泥土,栽上植物,分别放在房间四角。

到了夜间,偏偏我在这书房各个角落装了一些灯。这些灯使所有事物全都半明半暗。明处很美,暗处神秘。如果再打开音响,根本不可能再写作了。

写作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想象之旅,是钻到自己的心里的一种生活,是精神孤独者的文字放纵。

因此,我在这房子里写下一行

字,仍然在原先那间胡乱堆满图书的书房伏案而作。渐渐的这间搭在阳台上的木屋成了花房。但得不到我的照顾。我只是在想给那些植物浇水时才提着水壶进去,没时间修剪与收拾。

从云南带回来的田七,张着耳朵大的碧绿的圆叶子,沿着墙面向上爬,像是

“攀岩”;几棵年轻又旺盛的绿萝已经蹿到房顶,一直钻进灯罩里;最具生气的是窗台那些泥槽里生出的野草,已经把窗子下边一半遮住,上边一半又被蒲扇状的葵叶黑糊糊地遮住。

由窗外射入的日光便给这些浓密的枝叶撕成一束束,静静地斜在屋子当中。一天,两只小麻雀误以为这里是一片天然的树丛,从敞着的窗子唧唧喳喳地

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于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它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于是便像要当众展示私生子一样的难堪。

话语是一种权力——这个时髦的命题使得那些爱说话的人欣喜若狂,他们越发爱说话了,在说话时还摆出了一副大权在握的架势。

我的趣味正相反。我的一贯信念是:沉默比话语更接近本质,美比权力更有价值。在这样的对比中,你们应该察觉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运:沉默是一种美。

自己对自己说话的需要。谁在说?谁在听?有时候是灵魂在说,上帝在听。有时候是上帝在说,灵魂在听。自己对自己说话——这是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交流,在此场合之外,既没有灵魂,也没有上帝。

如果生活只是对他人说话和听他人说话,神圣性就荡然无存。所以,我怀疑现代哲学上的一切时髦的对话理论,更不必说现代媒体上的一切时髦的对话表演了。

沉默就是不说,但不说的原因有种种,例如:因为不让说而不说,那是顺从或者愤懑;因为不敢说而不说,那是畏惧或者怨恨;因为不便说而不说,那是礼貌或者虚伪;因为不该说而不说,那是审慎或者世故;因为不必说而不说,那是默契或者隔膜;因为不屑说而不说,那是骄傲或者超脱。这些都还不是与语言相对立的意义上的沉默,因为心中已经有了话,有了语言,只是不说出来罢了。倘若是因为不可说而不可说,那至深之物不能降为语言,或许便是所谓存在的沉默了吧。

沉默是一口井,这井里可能藏着珠宝,也可能一无所有。

随笔

倾听沉默

周国平

1 让我们学会倾听沉默——因为在万象喧嚣的背后,在一切语言消失之处,隐藏着世界的秘密。倾听沉默,就是倾听永恒之歌。

2 当我们少女由两小无猜的嬉笑转入羞怯的沉默时,最初的爱情来临了。当诗人由热情奔放的高歌转入忧郁的沉默时,真正的灵感来临了。

3 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沉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当一切喧嚣器静息下来后,它仍然在工作着,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直达人心的最深处。

4 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即闭口。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稀



君子之交(篆刻) 钟鼎

吴小手不知道,这也是城市的一种状态。这辆破车,叮叮咣咣,走走停停,在两个红绿灯之间,停了3次。

司机喊大家下去推车。司机喊停车的时候,眼睛瞟着每一个人。瞟到吴小手的时候,吴小手的脸都涨红了。

这是一个很风光的女人。也许,正因为风光,她没有下去推车。没推车就没推推吧,弄脏这样的女人,上帝会惋惜的。

吴小手跳上车,却发现自己的座位被一个女人占领了。

可女人没有理由占据别人的座位呀。于是,吴小手请女人站起来的。女人瞥了吴小手一眼:你说什么?你的座位?哪儿写着你的座位?



湖畔(油画) 兰启瑞

小小说

你摸了谁的肩膀

秦德龙

吴小小说:我下去推车了,我就是坐在这里的,而你,原来是站在我身边的。女人一声嘲笑:笑话!我站在你旁边?你是谁?你值得我站在你身边?吴小小说:我是一名普通的乘客。

女人呼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敢说我是老年人?!你在我面前装嫩?女人大呼小叫,凶着吴小手。女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为了表达愤怒,自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座位

被一个小孩儿抢占了。小孩子啃着冰淇淋,若无其事地望着车窗外。女人一时哑嗓,不知该怎样对待孩子。

吴小手冷冷地瞪着女人:你又不是电影明星的肩膀,摸你的肩膀又不给钱,我摸你的肩膀,做甚呢?车车厢里一阵哄笑。

吴小手看了看警察,然后,盯着女人说:好的,我向你正式道歉!可是,我必须声明,我根本就没有与你发生任何肢体接触!我可以随你到公安机关检测,看你的肩膀上有没有我的手印。同时,我也希望你自重,不要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

飞了进来。我怕惊吓它们,不走进去,它们居然在里边快乐地鸣唱起来了。一下,我感到大自然野性的气质,并感受到大自然的本性乃是绝对自由而自在。我便从这个逻辑,只给它们浇水,甚至还浇点营养液,却不人为地改变它们。于是它们开始创造奇迹——

首先是那些长长的枝蔓在屋子上

端织成一道绿莹莹的幔帐。常春藤像长长的瀑布垂直地面,然后在地上愈堆愈高。绿萝是最调皮的,它在上下下胡乱“行走”——从桌子后边钻下去,从藤椅靠背的缝隙中伸出鲜亮的芽儿来。几乎每次我走进这房间,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画面:一些凋落的粉红色的花瓣落满一座木佛身上;几片黄叶盖住桌上打开的书;一次,我把手



春雨(油画)

夏山供稿

人们总是喜欢在漂亮女人的辉煌历程中找到男人的痕迹。对于凤凰合知名的女主播曾子墨,相信大众的目光不会脱离观念的痼疾。

新书架

《墨迹》

晓驰

去点亮别人罩在我头上的光环”。子墨说她从不后悔,那是因为她活得坦然、洒脱,她愿将她的精神世界最大限度地与自由靠近,给自己的生生历程带来更多深入灵魂的可能。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际关系和规划人生旅途的思考与实践,她有她与众不同闪烁着明星般光环的人物交往事迹和生平趣事,这些,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成功启示的人都是极为有益的珍贵材料。

子墨在摩根斯坦利的事业前景光彩无限时,急切转弯,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只因为她“不想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别人罩在我头上的光环”。

你不知道,这是性骚扰吗?吴小手在警察面前举起手说:同志,请您看清楚,我的手在这里,并没有在她的肩膀上。就算是有人指控我性骚扰,总得调查取证吧?

围观的人都摇头说没看见。这时候,吃冰淇淋的那个小孩子说话了。小孩子指着吴小小说:我看见了,汽车坏了,这位叔叔下去推车了。叔叔原来是有意座位的,可后来,座位被阿姨抢占了!

吴小手心一热,摸了摸小孩子的小脑瓜,滚圆滚圆的小脑瓜。警察呵呵地笑了起来,一边对吴小小说:她是个女同志,你就给她道个歉,让她走,算了。大家都堵在这里,影响交通啊。

吴小手看了看警察,然后,盯着女人说:好的,我向你正式道歉!可是,我必须声明,我根本就没有与你发生任何肢体接触!我可以随你到公安机关检测,看你的肩膀上有没有我的手印。同时,我也希望你自重,不要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吴小手哪里是在道歉,分明是在批评那个不知自重的女人。警察没有笑。警察对女人说:好了,你可以走了,我要把他带走。女人刺了警察一眼,又刺了吴小手一眼,甩着猫步离去了。警察让吴小手坐上车,一直把他送到协警所。吴小手下了车,请警察进门喝茶。

杯忘在竹几上,一枝新生的绿蔓从杯柄中穿过,好似一弯娇嫩的手臂挽起我的水杯。于是,在我写作过于劳顿之时,或在画案上挥笔一通水墨之后,便会推开这房间的门儿,撩开帘子纠结的垂幔,独坐其间,让这种自在又松弛的美,平息一下写作时心灵中涌动的风暴。

我开始认识到这间从不用来写作的房间的意义。它实际上是我书房的一部分。我前边说,写作是一种忘我的想象,只有离开写作才回到现实来。这间小屋却告诉我,我的写作往往十分尖锐地切入现实,放下笔坐在这里享受到的反倒是一种理想。

我被它折服了,并把这种感受告诉一位朋友。朋友说:“何必把现实与理想分得太清楚。你们不满现实是因为你们太理想主义。你们的问题是总用理想要求现实,因此你们常常被现实击倒在地。这因为你们天生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于是当我坐在这间花木簇拥的木屋中,心里常常会蹦出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天生用理想生活的人!

傅山道:“今尊对我说过,道不同,不相与谋。告辞!”张洪在陈家住了一宿,次日就回高平去了。

陈廷敬省亲回到京城,正入城时,忽听人声喧哗。撩开车帘望去,但见十数辆囚车迎面而来。原来是秋决之期,囚车上押的竟是李振邦、吴云鹏等囚车的人。

陈廷敬见了老太爷,便说:“爹,梅花又要开了。”老太爷道:“梅花要开了,廷敬你就该回来了。”

陈廷敬便向田妈跟大桂道了辛苦,便叫大顺、翠屏、黑子过来见过老太爷。大顺跟翠屏是要留在京城的,黑子玩几日就回山西去。

陈廷敬见老太爷气色还好,便说:“爹,您身子养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在家就担心您的病!”

老太爷道:“多亏了月娥和田妈!”陈廷敬望着月娥,说:“月娥妹妹,你瘦了。”

田妈笑了起来,说:“一个瘦了,一个黑了,怎么我都没有看出来!”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闲话会儿,老太爷突然叹道:“廷敬,卫大人只怕有麻烦了。”陈廷敬吓一大跳,问道:“什么麻烦?”

老太爷道:“春闹之后,皇上叫卫大人同索尼、鳌拜一道审李振邦的案子,他便扯上了干系。巧的是今年山西中试的人又多,便有人硬说卫大人自己得了好处。”

陈廷敬道:“就只看皇上的了。”老太爷道:“官场上风云变幻,谁知道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皇上长叹道:“卫尚书,这话别人说出来,朕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可你说出来,朕体谅你的一片忠心。说句掏心窝的话,朕也痛恨那些嚣张跋扈的王爷,可他们要么是朕的宗亲,要么是随先皇百战沙场的功臣,朕真是为难呀!”

离开码头,贾老爷一琢磨磨着如何向吴知府开口。这孩子如此受罪,追根溯源,都是那长命锁的罪过,一定要将他救出去。

吴知府哈哈大笑:“不忙,不忙。我早就说过,金匱银楼的货,免验。”“承蒙大人抬举。”贾老爷将货递上。

办完了正事,贾老爷漫不经心地问道:“我那不争气的干儿服役几年了?”吴知府屈指一数:“正是。一晃都两年了,怎么,你还想着他?”

贾老爷沉思了一会,说道:“我还是想将干儿保释出狱带回去,还请大人允允。”

吴知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难得有你如此好心。不过公事公办,你只能出钱赎他出去,赎金充公。”

金匱银楼在汉江上下都是叫得挺响。道光皇上何以赐给贾府“金匱银楼”四字?众说纷纭。对此,贾府一直沉默不语,成为襄阳城一大谜。后来襄阳人才知道当年贾府祖上向皇上进贡了一枚名叫“国宝金匱”的王莽时期的珍品古钱。

林太太想让老贾继续让皮不易为干儿,老贾只是摇了摇头。贾老爷有自己的想法,他要让皮不易在银楼里当主人。

皮不易每日在银炉上干些杂活,有吃有喝,比起往日牢狱之苦,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尽管皮不易是下人,贾老爷无意中流露出对他的许多溺爱。

这天夜里,贾老爷拿着那把用高价赎回的长命锁来到皮不易的床榻,十分内疚地说:“你长大了,你也该清楚这把长命锁的事了。”

敬赴京过太原拜会罪臣,旋即造访阳曲五峰观会晤傅山。傅山恃才自傲,密结党社,反心昭然。陈廷敬同其往来,其心叵测,不得不防。如何处置傅山,恭请圣裁!罪臣山西巡抚吴道一密奏。”

明珠读罢折子,皇上才道:“陈廷敬回山西时傅山有所来往,你同陈廷敬打过交道,朕想让你暗中留意着。傅山在天下读书人心中很有声望,万不得已不可动他。为保国朝江山永固,朕最需要的就是读书人。此事甚密,不可说与任何人!”

明珠道:“臣知道如何行事。”明珠刚才留意了折子具款日期,见此密奏已是半年前的事了。为何皇上这个时候才把折子给他看?明珠心里装着这个疑惑,便请皇上对陈廷敬有投鼠忌之。

皇上又道:“前明宗室早已断绝余脉,可有些读书人却不识时务,逆天而行。朕忧的不是他们谋反,料他们也没有能力谋反;朕忧的是他们不

暗处看着就是。一旦胆敢轻举妄动,严惩不贷!”明珠退身出官,却见卫尚书大人早候在外头了。

卫尚书躬身进宫,皇上正端坐炕上,望着卫尚书微笑。卫尚书上前跪拜了,皇上微微点头,说道:“起来坐吧。”

卫尚书叩头谢恩,半坐在椅子上。皇上缓语再三,慢慢说到庄亲王胡闹的事。说话时,皇上间或儿恼怒,间或儿叹息。卫尚书渐渐就听出皇上的意思了,便从椅子上下来,仍跪在地上,道:“皇上,他们想安个罪名,要臣的脑袋,这很容易。只是臣以为,这清朝的天要当得起一个清字!”

皇上长叹道:“卫尚书,这话别人说出来,朕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可你说出来,朕体谅你的一片忠心。说句掏心窝的话,朕也痛恨那些嚣张跋扈的王爷,可他们要么是朕的宗亲,要么是随先皇百战沙场的功臣,朕真是为难呀!”

大清相国

明珠奏道:“臣以为,皇上仁德广施,泽被天下,只要假以时日,必会万民归心。至于少数读书人,皇上不必放在心上。”

皇上叹道:“朕虽然不怕他们谋反,但话又说回来,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仍需防微杜渐。傅山他们要串联,就让他们串联,不必惊动他们,一旦胆敢轻举妄动,严惩不贷!”

皇上长叹道:“卫尚书,这话别人说出来,朕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可你说出来,朕体谅你的一片忠心。说句掏心窝的话,朕也痛恨那些嚣张跋扈的王爷,可他们要么是朕的宗亲,要么是随先皇百战沙场的功臣,朕真是为难呀!”

连载

贾老爷心头一震,这银两和金首饰物尽管不是挂齿,他担心被人指责有眼无珠。

账房说:“谅他跑不了多远,我已经通知官府,将他捉拿归案。”贾老爷摆了摆手:“不必了,快告知官府,就说是我贾宗耀让皮不易走的,不必追查了。这些银两和金首饰物就算我奉送给他的吧。”

这日傍晚,太阳落山时,突然天空骤然黑了下来。紧接着大雨铺天盖地。金匱银楼的伙计们赶紧收拾柜台上门板。突然,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冲进楼里来。此人衣衫槛褛,一走进厅堂就跪倒在地。贾老爷一下子就认了出来,惊喜地大声叫道:“你可算是回来了!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皮不易不是人,我对不起您的大恩大德……”皮不易痛哭流涕,头重重地磕在地砖上,血从额头上渗了出来。

原来,皮不易盗走了银两和金首饰物后,到处转悠,结识了几个集匪,结伴来到汉中。那帮集匪子到汉中的第二天夜里便抢走了他的银两和金首饰物,还将他打得半死……

贾老爷仍然十分看重皮不易,银台、银炉仍由他出人。皮不易心中有人,干活很卖力,并很快显示了她的聪明劲儿。他接连帮贾老爷做成了几笔大生意,令贾老爷乐得合不上嘴。

好景不长。皮不易十六岁那年,突然患了一种令郎中摸头不知痛的怪病;身上的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病到晚期时,他通身的肉内已开始流脓腐烂,小巷里好远就能闻到那种令人作呕的臭味。

贾老爷四处为皮不易求医问药,并亲自从汉口叫来秦中药店请来坐堂老郎中为皮不易拿脉问诊。在说不清花去了多少银两之后,皮不易身上的一些腐烂处开始出现愈合的迹象。贾老爷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天夜里,贾老爷拿着那把用高价赎回的长命锁来到皮不易的床榻,十分内疚地说:“你长大了,你也该清楚这把长命锁的事了。”

贾老爷一口气将多年埋藏在心的悔恨吐了出来,说出来后心里显然坦荡了许多。



金匱银楼 王雄著